



宋繫太平御覽



卷3
403
95



13
403
95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十學部二

敘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

禮樂春秋為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

為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

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

數亦謂之九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彙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

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禮記經解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

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本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也

漢書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嘗欲訓左氏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博既既精吾何加焉

又曰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二萬言卻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學

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馬融常推勸之時

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經異義傳於世

晉書曰劉彤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齊書曰臧榮緒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口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唐書曰長慶中上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各錄當時之事亦是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所准的固不可以典籍爲比論也上曰六經所尚不一至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

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
解皆使當時大隄海內人安人知孝節氣感和樂之所致
也上曰聖人謂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
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學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
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
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
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
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又曰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
春秋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貴為異同耳學者如
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後為得也
廣雅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

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
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別
九州七氣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義皇時
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在易變易也禮體也得事體也詩志
所之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比似謂之比言王政之
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
書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
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
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
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
之學時或稱而導之皆導古人之陳迹耳
又曰孔子謂者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

矣千七十君論先王之道明周邵之迹一無所用其矣夫
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道哉

又曰孔子見聃不許於是繙繙堆聚之貌十二經以說老聃聃

曰願聞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

道衰王迹止息頌聲不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温惠淳良
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義
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為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
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愚書之失也劫禮之失也亂春秋之失也訾此六者聖人

兼用而裁制之

又曰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

能論之

揚子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灑灑爾夷廣周書噩噩爾不阿

附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言辭烈也

又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曰賣書市

又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

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又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

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

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郭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德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猶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嵩岳也
 又曰隱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
 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予所執以為郊天鼓必當騏驎之皮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顏延之庭誥曰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採風謠以達民志詩為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微辭豐旨貽意盛聖春秋為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雖各有

所志摠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善惡迄可知矣夫數象窮則太極著人心極則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鄭玄六藝論曰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桓譚新論曰易一日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蘇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廢

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涵涵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焉文章之淵府也

表准正論曰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潛夫論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理論曰夫五經則海也他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

四海爲歸者皆益也

孫綽子曰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辭宣於人
杜子新語曰衆儒觀春秋之記錄政之失得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異和而復俱美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日經賢者著述日記日章句日解日論日讀
文心雕龍曰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啓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旣挺乎性情辭

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
 謨卓絕墻宇重峻吐納者深譬萬鈞之鴻鍾無錚錚之細
 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
 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詰訓茫昧通乎
 余雅則文意曉然故子貢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
 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詰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詞
 諷喻溫柔在誦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條織
 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
 石六鵠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源
 已遠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辭立曉
 而訪義方隱此聖文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學部三

易

詩

書

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
 籥鄭玄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
 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為管籥
 禮記經解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論語曰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
 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

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天地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也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五精宣律曆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文言立符信象出期節象雨也出期節者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比彖言變化繫設類迹也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行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周易正義曰伏犧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氏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為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雠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眾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

玄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曰虛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也世歷三古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古文王為中古及秦燔書而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東觀漢記曰任丹傳孟氏易作通論七卷世傳之號曰任君通論

後漢書曰孔融答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弥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

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

又曰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也

晉書曰王湛字處仲司徒渾之弟也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永獨異焉兄子濟每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遂留連弥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北齊書曰權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職事劇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

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

梁書曰張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

梁書曰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侷儻好大言常曰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唐書曰文宗時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謝上知通有易學因訪以精義仍命進所習經本著易玄解并摠論二十卷易禦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世說曰殷荊州仲堪曾問遠公云易以何為體荅曰易以感為體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也

淮南子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未嘗不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也

劉向別傳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

王叔師正部曰易與春秋同經綜一機之織經營大道以成人事

金樓子曰按周禮筮人氏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犧也歸藏黃帝也難曰按禮記曰我欲觀夏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以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在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詩

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

左傳襄十六年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

又襄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從段二子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草蟲召南詩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賁賁詩曰人之無良趙孟曰牀

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小雅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趙孟曰寡

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隰桑詩義取思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見規詢子太叔

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於相遇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

言瞿瞿然顧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日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

伯未有其實趙其能外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日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又曰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對曰臣

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肆履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謀父周卿士

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祭公方諫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

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也此詩逸

不見也問其詩而不知若問遠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對
 日能其詩日祈招之悄悄式昭德音悄悄安和兒也式用也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堅重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
 人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而制形故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深感子華之言
 論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又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子夏始可與言詩已矣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莊子曰詩以道志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

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
 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義云初孔子授詩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
 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
 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於趙國毛
 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
 曰毛詩

又曰東漢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同異者續為之注
 解謂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
 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綿綿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
 至著玉有天下也
 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詩推度災以建四始五際而入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日比四曰興五日雅六曰頌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

又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昭武之音然雅音之韻四言為主其餘非音之正也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備作以給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匡

說詩解人頤

又藝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交隣國微言相感當揖讓之

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又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

晉書曰王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弟子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將軍奔之女也聰識有才辯

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荅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其雅人深致○顏延之庭誥曰

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含章比物集句詩為之祖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劉歆七略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

之證也

書

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

莊子曰書以道事

顧子曰儀訓云三墳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也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運

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百二

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尚書正義曰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

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

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濟興南人伏勝能口誦二

十九篇至漢文帝時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

行迺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其書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又為五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漢武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矣漢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尚書字讀之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晁錯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音撰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漢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大夏勅小夏漢書曰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爲舜典至篇以續之書曰外主言不也鄭其文有言對展當後漢書杜林傳曰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林嘗言林得興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闢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於宏後更從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嘗以示衛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唐書曰開元中宋璟嘗自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

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故任賢誠慾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及穆宗問宰臣貞觀開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對請復以無逸爲誠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定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已見幼敏門又曰文宗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禮部四
 禮
 春秋
 孝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學部四

禮

春秋

孝經

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

太公六韜曰禮者理之粉澤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櫛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樂記曰籥簠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裊襲禮之文也

又燕居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佞乎其何之譬如終夜
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
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良切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
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
心乎

又禮運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
薄

又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
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樽俎列豆籩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又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
衆亂

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又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自來也故以
舊坊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

又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
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
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
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斗居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禮
而備之是亦得天之中也禮
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

不可須臾惰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為非是不傳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唯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漢后蒼善說禮

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唯鄭玄行於世矣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言委曲防閑每事為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應邵曰淹中里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倉

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勝也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

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日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授之勿令絕世後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奏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撰綴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立講堂隔絳紗幔而傳授以宋氏為文宣君賜侍婢

十人周官學復傳於世時稱韋氏宋母

唐書曰開元十四年上令太子賓客元行冲撰類禮義疏將立學官疏成右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詔修撰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學行冲意諸儒排已退著論以自釋

春秋

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春秋正義曰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
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左氏傳
有賈逵訓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有范甯
集解

春秋握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連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
施之四海

史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耶止大夫
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
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
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

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意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又曰劉歆為左傳學以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嘗共父向校書父為穀梁學數以難其父向向不能報也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東觀漢記曰張霸字伯饒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鄭玄別傳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魏略曰魚豢嘗問魏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又曰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故嘗數與辯折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為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譎譎謹音謹許表切咋音祖格切晉書曰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又曰杜預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三國典略曰張曜好讀春秋每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隱嘗謂曜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己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梁書曰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九精三禮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

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
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
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
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之
顏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襄王春秋
為上

三輔決錄曰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
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帝大善賜布五百疋

又魏略曰逵好左傳及為牧守常課之日一遍

相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
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祿經文作傳弥離其本事矣
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
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
讀論者

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略諷皆上口

孝經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春秋說題辭曰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

開闢皆有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長天地開闢而生

孝經鈎命決曰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

書名出義見道曰著成號序中心之事使孝義見於外

字苞十八章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擬以題符篇冠就

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駿不同何撰經子曰吾作

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避席復坐吾語

與先王以託權託先王以託權勢力目至德要道以題行

子德行致

群瑞已行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猶天地已不正為天所及也地子故行冠子以立之也子曰以開號若夫子所以自列會子示撰輔使若得錄圖以立之也佐與書詩以合謀二人固心其利斷金同共治天下也矣書詩以合謀心之言其莫如蘭也同孝經中契曰丘作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云神星裏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文飛為赤鳥翔摩青雲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後漢書日向栩字輔典張角之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奏栩不欲命將出師疑與角同欲為內應收

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謝承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為縣陽遂亭長有羊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告之覽呼元責誚元以子道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謝罪曰元少孤為母過愛放恣諺曰孤犢觸乳驕子豈母乞今自改卒成佳士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督終論曰氣絕之後以蘧蔭裹屍擇不毛之地葬焉皆無以自隨唯資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也吳均齊春秋曰沉士字雲植臨終遺命曰棺中依皇甫謐用孝經既殯不須立靈士安亦然也齊書曰顧懽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懽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懽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

也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
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
覆誦之聰大悅

後周書曰宇文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
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身之本

三國典略曰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
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

隋書曰鄭譯性輕高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廢而陰疎之譯
乃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獸蠱左道上謂譯

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後憲司劾以不孝由是
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尔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

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
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後復其爵
位

又曰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
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

又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
身何用多為帝亦然之何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
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
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永徽中上命陳王師趙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
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監學官並令預坐弘
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士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

如響上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要道以輔不逮對曰昔者天子爰及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願以此言奉獻上甚悅弘智及學士儒官並賚以繒帛漢寶錄曰敏使於湖南途出江陵帥高從誨爲贊是時諫曰祭酒惠及經書從誨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尔敏曰讀書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記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一章皆經要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謂敏見諷舉觥以自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學部五

勤學

金澤文庫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至睡秦輒引錐刺股血流至踝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爲博士少耽學業下帷讀書弟子傳以相受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十年不知牝牡又曰路温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後漢書曰栢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田耨拾而榮開書讀之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聞召拜議郎

使入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爲太子少傅帝賜其車馬衣服榮得之陳於庭謂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歎曰我不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乎

又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又曰趙昱常就處士東莞綦母公受公羊傳至歷年潛思不窺園門親踈稀見其面

又曰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好學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伯饒四遷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

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慙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蔡人家以農畝爲業而勤學專精

讀誦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之懼雞以竿授之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潦水大至流其麥矣

又曰表閔傳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踈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承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弃其猪而留聽經主恠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璋濟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敗以誠梁
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鵠賦以爲諷後除臨濟令
不敢之職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
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刺客賢之以實告琦因得脫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曰可爲人師
爽遂就思經籍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杜喬字叔榮累祖二千石以孝稱雖二
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又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爲三公子常躬步驅驢負
書隨師
魏書曰楊浚同郡王蒙少孤爲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浚美其才即贖著家中聘娶立屋然
後與別居官至散騎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爲諸生耕帶經鋤其妻自擔餉餽之
相敬如賓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
一遍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就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誦讀典
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頗曉天文而不留意諸
子文章非心所存

吳志曰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治軍正頓禁令必行雖
在軍陣手不釋卷

又曰關澤字德潤山陰人常爲人傭書所寫畢誦之亦遍
虞溥江表傳曰張紘事父至孝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孜
孜汲汲以夜繼日至于弱冠無不窮覽

晉書曰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近學堂育常有暇拾

薪以雇書生抄書後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
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己以償於是郭子敬聞而嘉之
代育還羊豕給其衣食令育與其子同學育遂博通經史
仕僞漢官至太傅
又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學不倦家貧嘗不得油夏月
則練囊盛數十螢火蟲以照書
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爲祕書監好學自少及長手常
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又曰劉寔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于皓首手
不釋卷

崔鴻春秋前燕錄曰豫州刺史張惓字文祖清河武城人
也惓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惓幼而好學事母
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

雇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
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又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
之務

又曰王歆字休泰琅邪人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書不
輟父母家人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歆
荅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
書侍郎揚州牧

後魏甄琛中山人也舉秀才入都累歲常以弈碁通夜不
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之如此非一奴
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
罪今博奕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慙遂寫書研習經史聞見

日優仕至侍中

蕭子顯齊書曰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年六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又曰隱士沉麟士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故手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南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研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堂

北齊書曰杜弼字輔玄高祖令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又曰李鉉字實鼎家貧苦學春夏務農秋冬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

後魏書曰李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寒少孤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丘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三國典略曰齊右僕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悟乃折節讀書坐版床積年版亦爲之銳收嘗爲庭竹賦以自發名伯猷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逐兔

後周書曰樊深博物性好學者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梁史曰沈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

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梁書曰韋叡族弟受字孝友沉毅有器局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譁老幼爭觀受坐讀書不釋卷宗族莫不異之

又曰沈峻字士嵩師事宗人沈麟士嵩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眠輒以杖自擊其爲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吏部郎謝眺常過革第時大寒雪革槃絮單席而耽學不倦眺乃脫其所著衣并手割半糲與革後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記室人或薦之以爲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參

軍沈約任昉同與革書曰此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摠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

又曰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勤學去學五六里常行讀書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蹶然後始悟

隋書曰皇甫績字功明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篤以嚴訓愍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學問涉經史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又曰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

十年不出

又曰王邵篤學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之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唐書曰李穉昭宗朝爲宰相穉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近百餘卷經亂悉亡

世說曰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觀寧割席分坐日子非吾友也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願其少孤二則羨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從相教不之

求費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學時欲寤寐懸頭屋梁以自課常閉戶號爲閉戶先生

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藁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

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不出或遊行丘林經日不返

益部耆舊記曰朱倉字雲卿廣漢人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羅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石倉不受

稽康高士傳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子猶如此況無事敢廢此乎

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

漢武帝洞冥記曰董謁字仲玄出隱無常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以竹籜寫之書竟舐掌中加以少來精勤舐之累爛世謂之董仲玄掌錄

西京雜記云匡衡好學貧無燭隣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

漢書曰倪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貧無資備作帶經而鋤在太學爲弟子都養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之百一十一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
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栢郁明經博覽
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伯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閭所
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學部六
博學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
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栢郁明經博覽
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伯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閭所
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又曰黃香知古今羣書無不涉獵者以香先帝所異每有疑帝時特訪問又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又曰賈逵字景伯弱冠誦左氏語云問事不休賈長頭也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今古無不皆綜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千門萬戶畫地而成晉書曰何劭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以劭爲太子師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三國典略曰陳遺兼通直散騎常侍姚察聘於周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齊書曰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

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又崔慰祖傳曰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中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說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劭服儉在尙書省出巾箱机案新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梁書曰韋叡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強記

當代之士咸就質疑
隋書曰王邵初在齊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
有遺忘討闕不能得因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取書驗之
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書曰李守素尤為諧學妙諳人物自晉宋以降四海士
流及周魏以來諸貴勳等華戎闕闕靡不詳究時號為肉
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瓊饌有
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
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
復能答既而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
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號曰君既言成
准的宜有以改之荅曰卿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梁
代稱為五經笥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

為佳

又曰蔣乂幼好學德宗嘗幸凌煙閣見左壁頽剝上有殘
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卒然無
以對遽召乂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也諳誦諷不
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
也

國語曰晉文公使趙衰為卿辭云欒枝貞慎先軼有謀胥
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何謂糞心博學多
聞也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稱連環可解
表子正書曰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
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

抱朴子曰洪年十六始習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衆書
曾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近將萬卷
又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
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圃倪寬帶經以芸鋤
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桎梏以受業甯子夙夜以倍功故
能究覽玄奧窮測微言
典論曰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文無所假
文士傳曰張華窮覽古今嘗徙居有書三十乘
金樓子曰丘遲出爲永嘉郡公祖道於東都亭劾子沈隱
侯俱至丘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
名姓凡有百餘卷皆不得可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上
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傳金紫未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

傳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悅
伏

國朝傳記曰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
虞世南在此行祕書
又曰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
是五善

博物

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吾以兄事
之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爲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沉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

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
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
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
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元格臺駘臺駘
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沈妣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
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
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宜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同四時也
得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失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之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慎也四一
時取同姓二者古之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同也辨別今君內實有四
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治為
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
哉胙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昭七年傳日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有
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其縣
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縣禹父家

夏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周言
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
衰晉為盟主得 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
差 賜子產莒
之三方鼎所貢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尚書令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鳥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

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

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要之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耳在豫章豐城因以煥為豐城令使求之煥到縣掘獄屋基得雙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又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者華云此蜀山毀故鍾鳴尋蜀郡上其事也
又曰武帝常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袂遂因水以洗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

非好事東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又曰桓溫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下砂上壘石入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又曰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其明識

宋書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

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蕭子顯齊書曰東海王摛好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夏校試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梁書裴子野傳曰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于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又曰樂藹爲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

石必燃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三國典略曰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班蘭骨為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塚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還得樂器者皆莫之識太常少卿斛斯澹陵直切見之曰此罽于也人弗之信澹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澹取以合樂焉

隋書曰崔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頤荅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世延長

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散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爲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

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

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爲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對曰以丘之所聞羊
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
曰墳羊

又曰吳伐越噉會稽獲骨一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

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茫氏君之名違命其骨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

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

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紀綱天下謂名山川能社稷與雲致雨以利天下

之守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山川之祀皆為諸侯令守之是謂公侯皆屬於王者客

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茫氏之君汪茫長守封嶠山者也

封嶠山嶠嶠山在今吳郡永安縣是也為柴姓柴汪茫之姓在虞夏商為汪茫氏

於周為長翟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今為大人子時客曰人長之極

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焦僂西南長者不

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罫

其長尺有咫隼鸞鳥也楛木名罫鏃也石為陳惠公使

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仲尼曰隼之來

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罫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故

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

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滿古者分同姓以寶玉所以展親

也展重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故府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負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群臣莫能識之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為能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郭璞注山海經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正對曰昔貳負之臣曰免與貳負殺竊窳帝乃括之於踈屬之山

括繫縛也音适極其右足反縛兩手繫之山上盤石之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

國朝傳記曰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沖云此阮咸所造

事並具樂部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常為遂
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
二千五百家為遂也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學部七
教學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常為遂
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
二千五百家為遂也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又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也

繼志也

又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音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櫝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尚書說命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穀梁傳昭公日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無方心不通師之罪也飭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學問而

漢書曰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吏民大化蜀地

至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為之始

又曰踈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遠至

又曰韋賢子玄成明經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置學

又曰樊淮見當世學者少懼先王道術陵遲乃上疏日光武受命中興之初群雄擾於冀州旌旗亂於大澤然猶投

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相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

句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縉紳遊辟雍觀化者以億計

後漢書曰樊脩字長魚刪定公羊嚴氏春秋世號樊侯教學門徒三千餘人

又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免歸居家授教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學圖讖究其術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又曰張興字君止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占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

又曰鄭玄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王莽時又曰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方人從遊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又曰歐陽欵為司徒坐在汝南賊下獄中濟陰曹重字伯山從欵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學義精明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
又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弟子千餘人
又曰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之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為餘抗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德行之士莫不來宗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姚興勅門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業盛矣
國語曰晉文公學讀書於曰季三日曰季晉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十五入太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勸弟子學曰汝若學吾當仕汝弟子學其年就墨子求仕墨子曰汝不聞魯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長子

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尔若送葬吾當爲汝沽酒葬訖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豈獨吾父乎吾恐人笑子故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揚子曰博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畏壘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尸子曰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爾舍而不治則腐蠹使工女練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爾也身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郭林宗別傳曰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俊勸使往泰遂辭以疾闔門教授

鍾會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受孝經十五入太學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王粲儒史論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然則文法典藝其存於此矣

虞溥厲學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如涉學庭講脩典訓此成大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弥博所習弥多日間所不

開口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學部八
幼學
晚學
好學
廢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學部八

幼學

晚學

好學

廢學

禮記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又曲禮曰十年曰幼學

論語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漢書曰東方朔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

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鉦鼓之教亦

誦二十萬言時莫之比

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閒

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

後漢書曰張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

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魏志曰鍾會母性矜嚴勤見規誨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西晉趙至字景真年十四隨人入太學觀書時嵇康於學寫石經古文異事訖去遂逐車問康異而語之爲諸生

宋書曰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坐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表粲聞其名及見之日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幼聰敏有志操年九

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問五經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太守衡陽王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珙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博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窻戶恐漏光明爲人所覺內外親戚呼爲聖小兒

又曰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書夜誦旬有五目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三國典略曰齊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郡人北豫州刺史基

之子也年十三揚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元貞曰孝經云何日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絃曰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意之白登以豐十正梁書曰西陽王大鈞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三國典略曰梁孝元字世誠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對曰能讀曲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及長精神爽雋殷興通語曰殷禮字往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諷誦恒不爲聲潛識而已師殺雞詣禮父穎曰賀此子能興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

遂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往嗣後與張溫使蜀至荊州虎牙遭水衆人失色往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奇偉

晚學

國語曰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郟穀可行年五十矣穀晉大夫守學彌博夫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志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郟穀公從之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炳燭之明孰與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漢書曰獻帝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講習也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

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

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裘裳當還故鄉

聖主慈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齊書曰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船至便放縱脫鞴拜於水次父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延符明年便改多所該通

唐書曰姚元崇侍玄宗獵于渭濱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居廣城大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四十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弃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乎驅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曰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

中行常後上縱轡入顧之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踈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平章事

相子新論曰高君孟頗知律令常自伏寫書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魏應璩答韓文憲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五十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之樂下踵寧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好學

論語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矣

又曰有顏淵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仁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瓿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它故其下流多也好學受規諫宜乎立哉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

又曰和熹鄧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日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

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日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好學專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食行墜坑坎亡失冠屨其父常言穆太專幾不知馬之幾足後漢書曰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綝劉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魏書曰吉茂字叔暢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數歲

北齊書曰劉逖字子長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
此也
文士傳曰李庸字蕭遠篤志好學善屬文詞藻清美常燃
柴草火以讀之
南史曰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也永明中從桑乾還自謂
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
謂之書淫

北史曰隋劉臻爲儀同性悅忽耽經史經日覃思至於世
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
密臻住南訥住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
乎從者不知尋訥謂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
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

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是大人家於是顧盼
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杜預自敘曰少而好學在官則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
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於勞夜則甘疲寐及
二時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旬學或兼
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食或不覺日夕是以遊出之事
吉凶略絕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予方之好色號予爲
書淫

廢學

毛詩緇衣日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曰不學牆面泣事惟煩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左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也

史記曰周道既廢焚燒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也

又曰始皇諸生到者拜爲郎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山温成實令諸生就視說之人人不同乃爲伏機方難未定機發從上土填之其坑在陽西南三望里今爲閔儒鄉也又曰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之

漢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前漢書曰絳侯不好文學每召諸生東向坐而責之不以賓主之禮相接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寫書輟書歎曰丈

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無學術與邢劭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說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

梁書曰柳津字元舉性强直乏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隋書曰宇文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保據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唐書曰馬燧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立功征伐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也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弃觚而歎曰大丈夫

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為散儒卒斬匈奴使者還報拜中
郎將後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金樓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
伐志意慷慨魏武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劍
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三風華夏書之乘者有曰昔
三國典刑曰衣荷替燕學將與微帝殿於泰國既請人乘
夫前敵新余元遊察在此疑疑思軍桂於交前人車軍與

